

辛夷坞——著

许我
向你
看

插图纪念版

下

许我向你看

插图纪念版

——下——

辛夷坞——著



Best Time

白马时光

许我向你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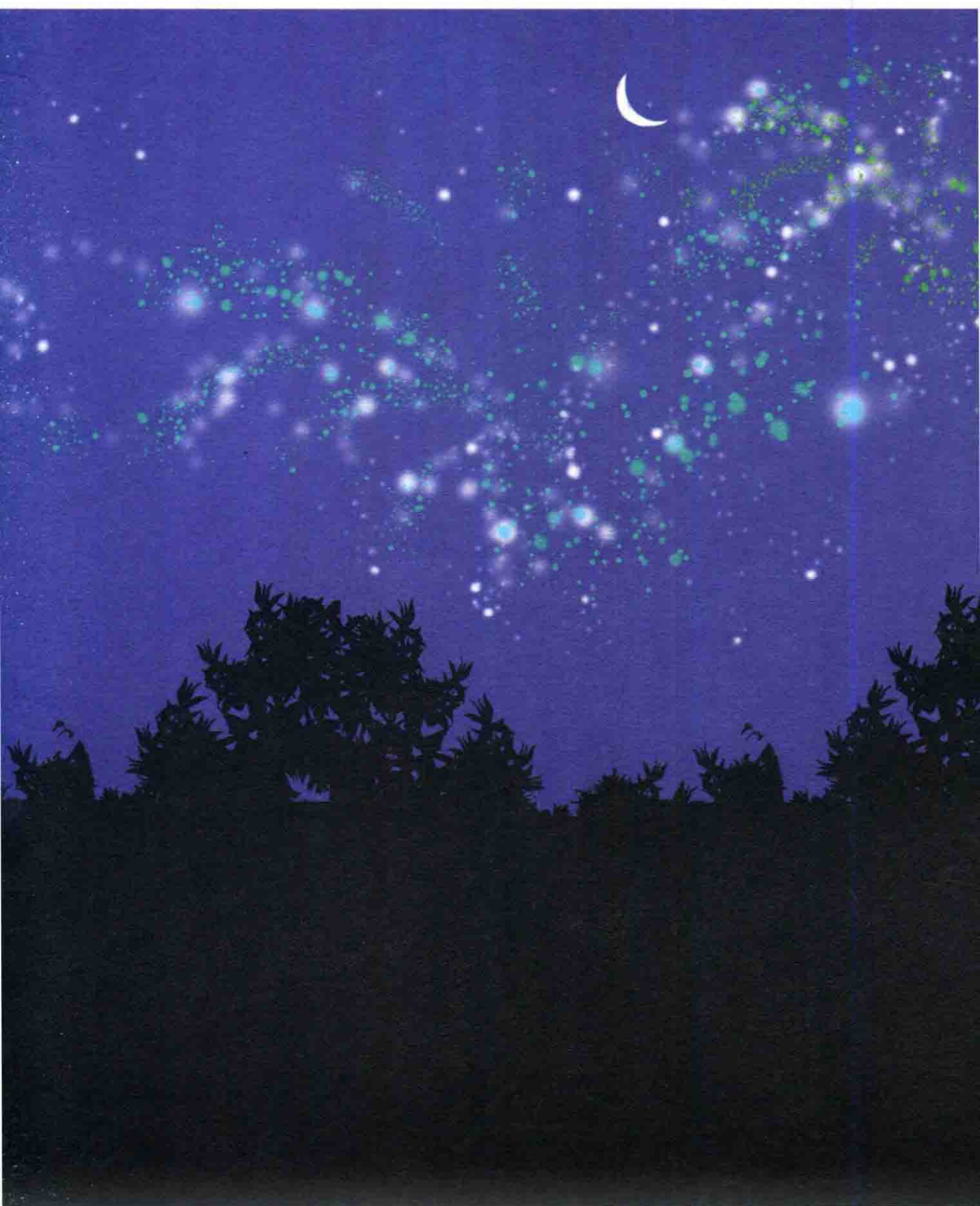
不过是一个家，
多微不足道的请求，
那么多人急不可待地要摆脱家的束缚，
有人偏偏就求而不得。





脚下的枯枝败叶还在三个人的脚下吱吱作响，世界尽头的荒僻院落，连路灯的光都那么遥远，没有人会经过，没有人会观望，当然，也没有人惊扰三个傻瓜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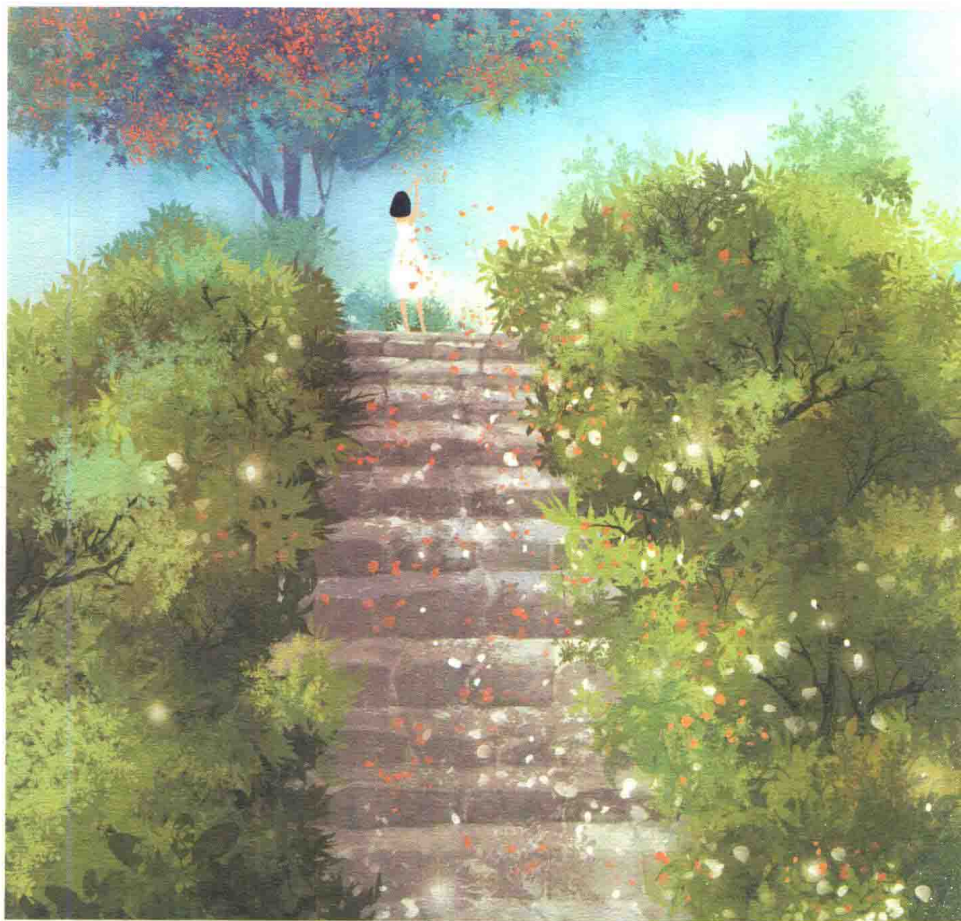


也许非明仍然无法理解那些陈年的往事和那五个字里的寓意，
但这是她用她的方式对回忆所做的最美的构想。



许我向你看





她再一次与命运握手言和，
不再去追问巫雨是否曾经爱过自己，不再追问他究竟属于谁。
这棵从未结果的石榴树也将随着烈士陵园的迁徙而消失，
“小和尚”再不会徘徊在树下，
一如他渴望中的那样，他应该是自由的。



Contents

第六十一章	假装原谅我	001
第六十二章	毒苹果	011
第六十三章	绝望是件好事情	021
第六十四章	她的残缺就是我的残缺	033
第六十五章	怎样才能有个家	043
第六十六章	委屈的纸杯	051
第六十七章	掌纹是最多变数的特征	061
第六十八章	疯狂的世界	072
第六十九章	小树的梦	084
第七十章	终归有个地方等待我们回家	091
第七十一章	一门之隔的世界	098
第七十二章	韩院长的儿子	105
第七十三章	烟花里的三人自行车	112
第七十四章	庄生晓梦迷蝴蝶	121
第七十五章	活着的滋味	130



Contents

第七十六章	破碎的“假如”	138
第七十七章	不问因由的爱	147
第七十八章	他们终于一家团聚	155
第七十九章	平凤的归宿	164
第八十章	潘多拉的盒子	172
第八十一章	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181
第八十二章	还没开始就已结束	188
第八十三章	假装他死了	196
尾声		202
番外一	她们都不是朱小北	204
番外二	心结	223
番外三	庄娴	232
番外四	男孩最终总能遇见那个女孩	247

韩述赶到医院时已近深夜。

他离开 KTV 太过匆忙，连外套都落在了包厢里的沙发上。是蔡检亲自拿着衣服追了出来，那时他人已经在停车场。

“你这冒冒失失的要赶着去哪儿？”蔡检问。

韩述接过自己的外套，没有回答，想不到蔡检已然有了答案。

“你又要去找她？韩述，我以为你这些天想明白了不少，没想到是越来越糊涂了。”

即使在停车场并不明亮的灯光下，韩述依然读得出从小疼爱自己的干妈脸上的不解和无奈，以及她话语背后的潜台词。

他本想说，我原本一直是糊涂的，现在才明白了。可是直到驱车离开，

他也没把这话说出口。明白和糊涂，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韩述开车穿行在夜间仍旧繁华的街道上，莫名地想到一个并不算太恰当的词——归心似箭。虽然他的目的地其实是地段偏僻的一个小学。他想，不管能不能赶上非明的节目，他都要把这孩子举起来转一个大圈，至于该如何面对桔年，他心中更是构想了无数种可能。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对不起”？说不定她只扔下一句“没关系”就会走人。

直截了当地吐露心声？韩述自言自语地对后视镜模拟了一遍，肉麻到自己都抖了几下。

要不……就直接亲下去？他认真思考了这个方式的可行性，最后承认，他真的不敢。

静静地坐在她身边吧，什么都不要说，让时间和行动证明一切？可是以桔年的个性，她绝对可以纹丝不动地坐到天荒地老，一个字也不说。韩述相信自己会在行动之前死于长时间的沉闷。

好像怎么做都不行，怎么做都不对。当然，延缓了十一年，所有的行动和表述都犹如隔靴搔痒。

韩述想象着十一年前，假如他就这么上前抱紧她，不管她责怪或是怨恨，沉默或是推开，怎么样都可以，而不是徒劳地在旁听席上等待她看自己一眼，那样的话，他是否就没有如今这么后悔？这是个永远不会有答案的疑问——还好，他今天仍然可以选择拥抱她。

拥抱她，忽略她的冷淡和回绝，任她疑惑抗拒甚至是鄙夷，这是韩述所能想到的，仅有的事。

结果，台园路小学的礼堂是到了，所有的设想却化作泡影。韩述在一片乱哄哄中惊闻非明出了事，经知情老师指点又连忙赶赴医院。

此时非明已从急症室出来，被送进了临时监护病房。韩述在病房门口

遇上了孩子的班主任，他跑得气喘吁吁的，匆匆打了个招呼，正要进去，推门之前隔着玻璃观察窗看了一眼，里面除了紧闭双眼情况不明的非明，还有背对着门坐在床边的桔年。

桔年的背影如韩述记忆中一般薄而瘦，韩述心里一酸，竟有点近乡情怯的味道，这一迟疑间，才让他进而留意到，房间里除了她们，还有别的人。那个把一只手放在桔年的肩头，给她递过去一杯水的，不是唐业又是谁？

韩述看着桔年侧身接过那杯水，即使看不到她的脸，他也可以在脑海里勾画出她对唐业挤出笑颜的模样。

说实在的，即使唐业曾公然把桔年带到蔡检面前，称她是自己的女朋友，而桔年也没有否认这一点，但韩述根本不相信他们之间会有暧昧的瓜葛。他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凭直觉，唐业不是巫雨。韩述曾亲眼见过桔年和巫雨之间流动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承认他和桔年之间没有，但在唐业和桔年身上同样找不到那种痕迹。即使是这样，看着病房里的唐业，他依然后悔自己来晚了一步。

他今晚应该去看非明演出的，即使非明的意外没有办法避免，但至少那时他是第一个陪在她们身旁的人，而现在他把那个位置留给了唐业。

唐业低着头，似乎在跟桔年小声交谈着。韩述听不到他们的对话，他轻轻缩回了放在门上的手。他就像一支离弦的箭，呼啸着挟着风声朝红心奔去，忽然间找不到方向，力道渐失，空落地掉落在地上。

于是他走开几步，转而向非明的班主任询问病情。他实在弄不明白，看起来健康又活泼的非明为什么会毫无预兆地得了急病入院。

非明的班主任杨老师面对韩述的提问语焉不详，而韩述明明从杨老师的神情中看到了困惑和惋惜，他一颗心顿时往下一沉，也不再在老师身上浪费工夫，转身朝值班医生的办公室走去。

医生办公室里空无一人，韩述只得又找到前台护士值班处，劈头盖脸就

问：“刚送来的那个小女孩，就是叫谢非明的那个，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低头抄抄写写的一个小护士瞥了韩述一眼，“你是她什么人啊？”

韩述一时语塞，随即又厚着脸皮答道：“我是她爸爸。”说完这句话，他在护士疑惑的眼神中竟然感到脸庞一阵发热。

“你能有那么大的女儿？”对方果然回以不信任的态度。

这时一旁稍微年长的另一个护士接了句：“你是她爸爸，那刚才给孩子办手续的是谁啊？有什么事等医生回来再说吧。”

韩述闻言，心中咯噔一下，也不争辩，只放低了姿态恳求道：“拜托你了，我只想知道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他原本就有一副容易讨得异性好感的皮相，兼之言辞恳切，那护士想了想，也没有再为难，低头翻着入院记录，抬起头来的时候话里也带着异样。

“你真是那孩子的爸爸？她患的是迟发性癫痫……”

“癫痫？”韩述下意识地跟着重复了一遍。

面无表情地道过谢，他走到离自己最近的一张椅子坐下，发了好一会儿的呆，最后他见四下无人，用力地掐了掐自己的手臂，疼得厉害，看来这并不是做梦。

这个病让他想到了非明和另一个人之间也许存在的关联。这个本应如拨云见日一般的事实却像山一般压住韩述，让他喘不过气来。

韩述知道非明不是桔年生的，此前他一直归因于她的善良和孤独，才会拖着一个非亲非故的孩子清苦度日。他真的从来没有想过，非明竟可能是那个人的孩子，竟然是这样！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事实不正摆在眼前吗？

除了巫雨的孩子，还有谁值得桔年这么对待？而非明那张面孔，她的眉和眼，无一不刻画着熟悉的痕迹。